

中國

偵探 武俠

奇案大觀

中國偵探奇案大觀三集

武俠偵探

夢花館主江蔭香著 天台游子劉世公批

第一回 破機關冒險逞奇能 得線索探蹤辨真相

上集書中正說到夢華與星福西探等三人搜查詹萬發假鈔票一案。深入隧道之中。現立在樓梯旁側小門跟首。方欲破門而進。不意小門堅固異常。雖如夢華這樣的神力。也不能動其分毫。心知有異。大約暗藏機關。因將電筒照着。果見門上有小銅片。銅上有梅花式的五個小孔。便將五個指頭。插入孔內。用力旋了五旋。忽然豁喇一聲響亮。夢華叫了一聲不好。却是什麼緣故呢。為因五旋之後。那扇極重極厚的門。往下一沉。所以叫聲不好。急忙將五個指頭拔出。門已直沉下去。墜入地底。不禁暗暗稱奇。星福道。怪不得推搖不動。原來此門自上而下。不是向前開放的。合。若不與李先生同來。即使查至此間。也只得廢然而返了。西人亦咋舌。又是一條隧道。大約可以直達巢穴了。但彼此要當。你且。尚交與我。我在前面引路罷。星福被夢華。

詩功夢華

一回 破機關冒險逞奇能 得線索探蹤辨真相

極險的

一回破機關冒險逞奇能 得線索探蹤辨

有意作此險

灣灣曲曲文筆亦然

何等仔細

夢華已拿出手鎗以作防身之具此刻隨着

十餘步聞得後面撲通一聲嚇了一跳夢華也回

雙脚上的皮靴粘了潮濕的泥又踏着了一塊尖角
斗仰面朝天手鎗雖未跌壞身子却坐不起來幸虧星福以手扶
那跌了一交勦

曾跌痛受傷西探回說還好祇不過臀尖上酸疼罷了於是夢華仍往前行又走了三

四十步向左轉了一個曲尺灣隧道漸漸寬闊地上却鋪着司門汀覺得潔淨了許多

料想離巢穴不遠低聲向星福道賊巢將至我們只有三個人格外要謹慎小心星福

與西探很有些膽寒但到此地位也叫沒法只得唯唯答應其時又轉了一個小灣果

見前無去路有一扇洋式門關在那裏夢華回轉身軀把手搖了幾搖知照二人止步

自己便湊近洋式門側着耳朵一聽好像有機器馬達之聲聲浪却並不甚高又在鑰

匙孔內一張裏面亦無一絲光亮把手向後一招星福輕輕跳將過去夢華將電筒遞

還然後放大了膽伸手搭在門鍵上輕輕一旋門已半啟側身而進星福等亦隨之入

微將電筒之光向着兩旁一閃見左邊堆着許多煤塊右邊擺着無數
以廢鐵中間

何等敏捷

江北人原來
在此

只有極狹一條過路。盡頭又是一門。耳聞機聲漸近。夢華復用手輕掩門。雖虛掩。上面却掛着銅鈴。滴零零的一響。眼前突然透出一道燈光。急忙向後倒退。左旁一躲。從黑暗處探望。果見一兇惡黑漢。左手提着玻璃燈。右手執着一根鐵條。跨出門來。夢華即將左腿一伸。那漢正欲照看。不防自己兩隻脚在他腿上一絆。身子就不由自主向前。跌撲燈已打碎。鐵條亦脫手墜地。可巧在星福跟首。星福恐他叫喊。一脚踏住其背。一手在袋中取出洋紗巾。塞住其口。夢華解其身上褲帶。剪縛兩手。丟在煤塊之上。方始一同走進門去。其中並無器用什物。只有十幾隻板箱。板箱旁側有一洋式小門。開放。在彼大都該漢經過後。未曾關閉之故。夢華奮勇直入。好像人家一條短備術。微有一線燈光。隨即一躍而前。始知光從門縫中漏出。未敢貿然推門。立定脚步。竊聽裏邊馬達聲中有人言語。一人問道。怎麼鄒老太聞得門鈴响亮。前去查探。此刻還不來回覆呢。又一江口音的答道。今晚有偵探在外察訪。更謹意見。速速停工。爲妙。一人又道。話雖不錯。然此間十分秘密。隧道深沉。門真待其詞畢。回頭向星福西探。做一手勢預作準備。方真

下手更疾

第一回 破機關冒險逢奇能 得線索探蹤辨真相

秀那二

人初時還道是鄔大漢。及至看得清楚。知是偵探們已入。六

呆欲思

轉身逃遁。怎奈手鎗在前。既難躲避。又難喚羽黨幫。

甚。夢華道。你們幹得好事。口中這般說。一隻手早已伸將過去。將他胸前衣服抓住。並

問道。你卽是詹萬發嗎。那人情知不妙。又不能脫身送信。有意高聲答道。我不是詹萬

發。他在那邊機器間內呢。夢華知其用意。幸得外面已佈置妥當。那怕你同黨聞聲遠

颺。終難出此天羅地網。卽不然。同黨一齊出來。與我對壘。我亦不懼。所以厲聲喝道。你

既不是詹萬發。快些在前領路。只要拿住爲首的。我就從寬放你。那人不敢不應。但說

道。你放了手。我方纔引領你去。夢華將手一鬆。那人急卽回身而走。不料夢華復將他

背後衣領抓牢。那人沒法。祇好領向前行。其時西探亦如法泡製。把那江北口音的人

捉住。剪縛雙手。惟星福見桌上擺着犯法的東西。有幾塊刷印的銅板。數百張偽鈔票。

當卽藏入懷中。因夢華已隨那人前去。諒必往那邊機器間內。恐其寡敵衆。反落惡

人陷阱。慌忙與西探緊行一步。果然不出所料。夢華被五六人圍住。一手握定那人

內外夾攻 怎能漏網

計共三人 一人作前敵 二人作後應

衣領。一手舉鎗對待。所以一班黨羽。不敢十分迫近。幸而星福與西探。向上試放一鎗。藉以示威。彼等方鳥獸散。星福尙欲追趕。夢華喚阻道。且慢且慢。如今不必冒險。料彼等決難漏網。一到外邊。包管一一捕獲的了。此處是機器間。我們當搜查證據纔是。星福手拍衣袋道。我已拿得兩樁證據。不用再搜了。深恐外邊各探夥。捉不住一衆亡命之徒。還是速去爲妙。夢華點點頭。卽命那人指引向外。那人怎敢嘔強。唯唯從命。於是引着三人。走出機關間。兜了兩個灣。見有一張木梯。拾級而登。夢華畢竟精細過人。恐怕上面有黨羽埋伏。便將手中鎗。對那出口處開了一響。又把那人輕輕舉起。向上。一擦。那人喊了一聲阿呀。並無別的動靜。方始兩足一蹬。躡出穴口。星福西探亦魚貫而上。已在草屋之中。不見人影。惟聞外面婦稚啼哭。及人語嘈雜之聲。三人不顧地上。那人飛奔而出。早被兩個探夥瞧見。忙招呼星福道。草屋中一班匪黨。計共捕獲男婦老幼一十七名。我等在此看守。尙有一人。料想是詹葛發。甚爲兇犯。在那邊苦鬥。十幾人擒他不得。快去帮忙。免被漏網。夢華聽了。交代西探幫同。看守已獲黨羽。白。與星福跳躍過去。果見一簇人圍繞兇徒。兇徒拚命奮鬥。險被他潰圍而遁。西探

一絲不滿

目。便放鎗。正當爲難之際。夢華先已奔到。却巧兇徒將探夥打倒。兩人躍出重圍。轉身向北欲走。不防夢華趕至背後。何等敏捷。飛起一腿。踢中他的。尖。憑你兇。很。到。十二分着了。這一下子再也立脚不定。撲通的一交栽倒。乘勢一脚。任等候。星福與探夥們過來。方將他身子提起。他已受傷頗重。一任探夥們套上洋。不能動彈的了。此人是否首犯。詹萬發。夢華亦不細問。惟與星福回到草屋。跟首。因其中尙有三名黨羽。一個在地穴邊。兩個在地穴裏。知照探夥們入內搜捕。并有種種犯案證據。亦由彼等起獲。少時解送捕房。皆與夢華無涉。恕不詳載。且說夢華見事將就緒。卽向星福道。我的公事已畢。與你明日再會罷。星福稱謝道。今晚若非李先生協力相助。辛苦這一。怎能破此離奇的假幣案。不獨我們心中感激。就是銀行中亦感激你的。明天午後。自當登門致謝呢。夢華道。那可不必。除奸鋤惡。是我素願。何謝之有。說畢。揚長而去。至於此間解案情由。自有星福料理。本書一概從畧。以免煩冗。因夢華是主人翁。既將此案偵探明白。就算交代。若再瑣瑣屑屑。豈不取厭於閱者嗎。所以單道夢華歸家後。時已魚更三躍。一宵無話。待至次日十一點鐘。方始起身盥洗畢。下樓閱報。剛看得幾段。

有福爾摩斯偵探案氣息

看低許多公家偵探補述數語結假幣案

專電文劍虹已到此造訪。夢華即將昨晚破獲假幣案一節細細述述。聽得劍虹忽爾驚心咋舌。忽爾拍案稱奇。忽爾鼓掌喝采。猶如看了兩回泰西偵探小說。不覺連聲贊美。不置。夢華又提起日間與守魯等同往五龍日昇樓啜茗。遇見孔新蕃保壽險一事。劍虹道：你敢是疑惑此事與包耀明有甚關係嗎？夢華點首稱是。劍虹又道：雖然有些相像。究屬捕風捉影。算不得真實。必須親自到彼察訪。得覩廬山真面。方能下手相救。據我看來。倒是極難的一樁事。夢華微笑道：欲見其面。却還不難。我自妙計在此。且待星福到來。再行宣佈如何。劍虹亦笑道：你好似說書一樣。又要賣什麼關子了。正說間。外面將午餐端進書室。夢華便留劍虹用過中膳。聽壁上鐘鳴一下。星福自外而入。相見坐定。卽向夢華道：李先生昨晚辛苦了。此案破後。銀行中本欲奉酬。只因先生高尚未敢以金錢相污。故托我代謝一聲。夢華方欲回言。劍虹攙言道：吃了自己的飯。專替人家辦事。分文不取。豈不比福爾摩斯更勝一籌。夢華道：你又要把什麼話了。我不操偵探行業。安有取人錢財之理。繼問星福解案情形。星福道：將詹萬發解送公堂。他自知證據確鑿。無可抵賴。只得實認不諱。當卽判禁兩年。五年期滿逐出租界。

寫星福如此
所以反襯夢
華之智

其色分別懲處。我們都受獎賞。並許我給假兩天。實則有些愧呢。夢華道。你說那裏話來。我今有一樁事。要同你商量呢。星福急問何事。夢華便將自己的理想。細說一遍。星福道。李先生的見解。定是不差。如有用我之處。自當效力。何待商量。夢華道。並非要你親自幫忙。我今有一計。托你覓一能言舌辨的婦人。命他往靜安寺路鳴盛里內一探。倘或果是耀明。就不難設法相救了。星福聞言。想了一想。答道。要一口舌靈的婦人。那是有的。但他不認識耀明。去亦無益。夢華笑道。你真聰明。一世懵懂。一時。只要將耀明的照片。叫他細細認明。難道不能辨別嗎。星福亦啞然失笑。將手自拍其頭。道。果然。果然。我實糊塗到極點了。不過面生的人。怎能上他的門。恐難免惹他疑慮。這便如何。劍虹道。最好弄一賣珠寶的婦人。上門兜攬生意。自然不惹人疑了。夢華鼓掌稱善。星福道。是極。是極。今被文先生一提。我想起有一家親戚。素來販賣珠寶的。專走大戶人家。非但伶牙俐齒。而且鑒貌辨色。包管去得。夢華道。既然如此。事不宜遲。相煩你去走一遭。以後事成。自有酬謝。星福唯唯應命。立即興辭而去。劍虹亦有事他往。臨行之際。忽謂夢華道。我聞得有人傳述。新近美國一大力士。名字叫

引起比力一段似與偵探無關然其中精合處都有意義可尋

研求科學一句亦非泛言

此段報告極為詳語

什麼康伯利。自稱在外國未逢敵手。故特來華一顯其能。擬借舞臺之上。與人角力。現今在寓靜養。據云兩天後。必然登場獻藝。我兄既具此好身手。何不屆期一試。方見我們中國自有能者。免被外人小覷。兄如有興。弟當奉陪。夢華微哂曰。彼既稱爲大力士。定有非常的技藝。豈可輕視。況我有多大本領。安敢貿然獻醜。還是藏拙爲妙。依我主見。屆時同往一觀。則可。上場角力則不可。我弟以爲如何。劍虹曉得夢華脾氣。口中雖甚謙遜。却難免有好勝之心。所以順口答應道。也好也好。我明後日少有空閒。要到親串家應酬。一准兩天後。我來看你。然後同往便了。言畢乃行。當日夢華在家休息。並不出門閒遊。忽然想及引薦姜馥蓀事。寫了一封書信。命人寄出。餘無別事。不再煩絮。到了翌日。夢華靜坐書室。研求科學。頗有心得。不嫌寂寞。專待星福到此報告。直至上燈時候。星福果然來了。夢華急叩情踪。星福報告道。我昨天從此間向外。先去尋了夥計。取了照片。方往親戚人家。他住在老北門內穿心街。是我的姨表妹。巧在家未出。我將此事拜托。許其重酬。他卽一口應承。並不推諉。准定明日午前到彼一探。午後在寶善街愛吾廬相會。我當將耀明照片交付。方始歸家養息。以爲表妹肯去。必有佳音。好

賣珠寶者善
說謊話

露出馬脚

早爲下回伏
筆

在這兩天給假空閒。所以今日午後兩點鐘。便往彼處啜茶守候。等不到半小時。表妹果如約而至。我見其甚是怏怏。頗露失望之狀。忙問其故。他答道。今晨十點鐘。帶了珠寶物件。乘車而往。一到鳴盛里。卽在左近訪問。果有一家姓鮑。叩門進去。但見兩個年輕婦人。問我來此何幹。我答是賣珠寶的。有人指引。說府上欲購珍珠寶石。所以特地到此。那婦人道。可惜你來遲一日了。今天主人不在家中。誰要購你的珠寶呢。我聽了不覺一呆。心還未死。有意問道。你家主人敢是要晚上歸來嗎。那婦人道。你不用多問。快些去罷。我又說道。既如此。我明日不妨再來。那婦人忽然發話道。我家主人因病就醫。回來日子。論不定的。休得再來惹厭。說罷。將我立即趕出。我因時候尙早。到了外邊。在別處吃了一頓飯。耽耽擱擱。摸延至兩點多鐘。方到這裏。豈不是往返徒勞嗎。表妹說了這一番話。匆匆別去。我亦甚是失望。本欲立刻到府報告。不料來一友人。是做法捕房包探的。爲因緝訪疑難要案。同我商議。談了多時。我方脫身。天已傍晚。想必李先生等得心焦了。夢華聽畢。面上絕無懊惱之色。停了半晌。始淡淡的說道。既然未曾見面。也是沒法的事。只好另思他策的了。星福見其並不出絕望之言。曉得夢華別有見

如探驪龍領
下之珠

瞭如指掌

解。因問道。未見其面。焉能下手。在我則一籌莫展。還請李先生明以教我。使我增長些見識。夢華道。今日前去探聽。雖未照面。尚不算完全失敗。其中却有一線光明。星福急問道。何以見得。我實索解無從。夢華道。並無十分奧妙。解之甚易。僅就你的報告。合我的理想罷了。彼云。主人因病就醫。諒非虛語。與前日蕃藩之言相合。若往醫院治病。就不難搜求線索。察訪行蹤了。星福連連點頭道。照呀。照呀。果然算得一線光明。前番密派夥計往醫院偵察。至今未見回報。不知是什麼道理。夢華笑道。你真健忘得很。他說。今天主人不在家中。則昨日主人尚未就醫。可以推想而知。你叫探夥回告些甚麼。星福亦笑道。被你這一駁。實是不錯。然我有一句話。要請教你。倘或他進院就醫。移名改姓。怎能稽查明白呢。夢華道。耀明本姓包。已替他改姓了。鮑諒無再改之必要。即使改換夥計。有他的照片。何難到各院一查。況他是今早進院。僅就一日看病之人。詳細稽查。豈不如探囊取物嗎。星福道。彼或不就西醫。也是枉然。夢華道。若求中國醫生。何不請至家中。你太覺多思多慮了。星福又道。我固多思多慮。然尚有一言奉駁。倘彼不是耀明。未免枉用心機。夢華却毅然決然道。我料他一定是耀明。其中有兩個緣

始猜到是保
險圖財黨

故一耀明失蹤後據其店中人云事從送貨至靜安寺路而起今果在鳴盛里則地址適相吻合二孔新蕃去保壽險見其容貌又與照片相同且其改姓曰鮑不脫包字之義故我決爲耀明無疑星福道足見李先生心思透關迥異尋常燕燕這樣說法耀明遇見了揭面黨了定有性命之險夢華不解問道怎麼叫做揭面星福道揭面二字我亦不知大約揭去面皮之意其實卽是保險圖財黨本屬女拆白之變相行事者不止一人大都結成十姊妹四處閒遊專騙那無知年輕的男子只要你陷入羅網卽被羣雌纏擾不休任憑鐵打的好漢也弄得形銷骨立臥病難支彼等早已預算替他保了壽險待等此人死後就可分肥這壽險鉅款你想可怕不可怕惡毒不惡毒起初我也沒有想到今聞你述及保險一事諒必耀明所遇的卽是該黨李先生你道然否夢華道雖係猜測大約不離乎是近日上海地面圖財伎倆日新月異此皆從前所無而爲今時所特有者言之可畏我所以急欲設法相救亦正爲此語未畢忽見探夥掀簾入上前叫了一聲李先生星福急問道你可是報告包耀明的下落嗎夥計答道正是正是我奉命向醫院中探訪數天毫無消息直至今日下午却巧經過老靶子路見一東

夥計亦能幹

耀華雖未親
往而籌畫一
切悉由夢華
實與躬自偵
探無異

閒閒著筆

洋醫院。我即入內探問。據云到此看病者。並無姓包之人。只有今晨靜安寺路來一姓鮑的。我聽了他的話。雖有些不對。姑妄將照片與他一看。他說果是此人。你想奇也不奇。正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急忙招尋星福哥。那知不在家中。我故趕到此間。先來告稟李先生。不料星福哥也在這裏。真是巧極了。星福道。話雖如此。你却未見其面。尚不能十分真確呢。夢華道。這倒不妨。事跡對同。總算有八九分了。依我主意。你今晚即往見守魯。訴明其事。約定明晨同往醫院。你們將錯就錯。只說探姓鮑的病。及至見面。果是耀明。就可揭破真相。向院長申明其事。然後你報告捕房。緝捕一衆婦人。豈不易如反掌嗎。星福連連應是。吩咐夥計退去。自己亦起身作別。准照着夢華所定辦法。當晚去看守魯。我且慢表。仍說夢華俟星福去後。用過晚餐。一無所事。安寢尙嫌太早。不如向外散步。藉以消閒。因此出得門來。剛走到三角場。擡頭見有一月小茶室。叫作鳳鳴臺。上面掛着說書的牌子。仔細一看。是葉聲祥開講金臺全傳。雖知此書事實。半屬虛誕。其中却有尙武精神。非淫詞艷語可比。乃上樓聽了一回書。正說到金臺打石猴一段。倒也有趣。聽畢下樓。走出書場。將近十一下鐘。縱此處市面收拾

此段搶劫案
不過點綴而
已

較早。然烟紙點心等店鋪。此時尙未閉歇。馬路上的行人。往來不絕。夢華正思回家。行不滿數十步。瞥見那邊有三個少年。頭戴西式便帽。一色的長衣服。走進一爿烟紙店。想是購買香煙的。初不在意。剛從對面經過。不料少年等身傍櫃檯。一個在衣袋中取出手鎗。猛然向店家噤嚇。兩個跳進櫃檯。搶取賬檯上的銀錢。店家被其嚇住。終以性命爲重。莫說高聲喊叫。連屁都不敢放一個。任其大肆搜括。這個當兒。即使巡警瞧見。也只算兩眼不明。躲過一邊。誰肯拚着性命。上前捕捉。一搜手槍的鋒鋒呢。但夢華天生俠義心腸。胆大如斗。此刻不見則已。奈何這匪徒不得。今既目覩。看此輩如狼如虎。無法無天。肆其盜劫。手段擾害閭閻。不覺怒從心上起。兩足在邊道上一蹬。早躡過三四丈開闊的馬路。已至烟紙店前來。捉這班兇惡的搶匪。正是

素存除暴安良志
大展經文緯武才

要知怎樣捕住劫盜。以及怎樣與美國人角力。俱聽下回分解。

第二回 擊強搶兼破圖財黨 論暗殺同觀門藝場

話說上海地面。搶劫之案。日有數起。卽如英美各界。巡警包探。密佈如林。而匪徒充斥。

能爲矣
鎗已脫手無

破案者十不獲一。推原其故。自民國改造後。一班遊民。潰勇。各有鎗珠。幾次革命。性更囂張。一旦衣食缺乏。便卽流於盜匪。做那沒本錢的營生。其初尙在冷僻區處。擾害民居。繼見警探畏之如虎。不敢犯其鎗鋒。僅於事後虛張聲勢。以致膽子益大。雖當繁盛地方。如南京路。福州路。一帶有時亦肆其兇風。反不若內地安靜。皆由租界法律太輕。毋怪日盛一日了。今被夢華目覩。也是搶匪的晦氣。悄悄然跳過馬路。將及烟紙店的門首。三個搶匪尙未知覺。方當搜括銀錢。畢呼嘯欲行。不防夢華疾如鷹隼。已到執鎗的背後。一手抓其衣領。一手扼其手腕。向上一提身。已離地尺許。猛力向馬路上拋去。足有二丈多遠。非但身軀撲通著地。連手鎗都脫手了。二匪見勢不妙。急欲圖遁。各將銀洋拋擲過來。夢華側身一閃。斜行數步。何等迅速。趁勢一掃。腿加上一掌。手一個着腿。一個着掌。雙雙跌倒。其時烟紙店夥。見有代抱不平之人。膽亦壯大。忙取警笛亂吹。當地東西兩頭的巡警。紛然而至。夢華知匪已受傷。諒無別故。不欲在場作證。便向對面邊道而行。遠遠瞭望。只見那跌去手鎗的匪徒。剛欲勉強爬起。已被巡警捉住。地上那枝手鎗。是他劫財的證據。早由他警檢拾。其餘兩個亦遭捕逮。不覺暗暗稱快。雖店

有錢之家往
往如是

楚材突如其
來
回顧上文

偵探殺人團
實由於此

能者宜其多
勞

家難免損失。尙屬有限。與我毫無干涉。不必在此觀看了。遂緩緩踱步而歸。不須細說。過了一宵。早上接得蘇州姜馥蓀來信。細述歸家之後。被族中欺詐錢財。且欲捏詞涉訟。務請大駕來蘇。襄助此事。夢華閱後。寫了一封回書。其中大意。惟云。家族之事。非外人所能干預。若果誣控公庭。弟當到蘇。襄助可也。命下人將書付郵。已及午餐時候。尙不見星福到此報告。却見下人進內稟道。有逢吉里一個姓楊的。特來求見。夢華知是楊楚材。吩咐下人快請。少頃。楚材走進書室。夢華招呼請坐。送過香茗。方欲動問。楚材先言道。前蒙大力援助。感激奚似。一向失於趨候。至爲抱歉。夢華謙遜道。少效微勞。何足掛齒。但不知楚翁今日駕降寒舍。有甚貴幹。楚材道。實不相瞞。我有一個親戚。寓居於斜橋路。前三天傍晚時。他坐自己包車。行經法界天主堂街。突遇兇徒暗殺。從斜刺裏連放兩手鎗。擊中要害。及至巡警聞聲聚集。兇手早已遠颺。無從弋獲。當將舍親車送醫院。早已不省人事。及至家人聞信趕到。可憐一命歸西。其時捕房得悉。立命中西包探四處躡緝。並傳包車夫前去訊問。車夫但知兇手是一少年。未曾看清面目。也是枉然。出事下一天。他家請我前去商議。料理喪務。以及善後事宜。我忽然想起。足下精